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節本鹽鐵論

唐虞增環註

反對書

反對書

主編者

王雲五 丁毅 張寄岫

反對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反對書

337

5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一第

論 鐵 鹽 本 節

註選增慶唐

者編主

軸寄張 音徵丁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導言

(一) 桓寬傳略

桓寬，汝南人，字次公，善屬文，學術淹博，尤精史學，生平致力於公羊春秋最深。漢宣帝時，舉爲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時，徵賢入學，與御史大夫，議論民生疾苦與治亂之由。桓氏同鄉朱子伯，知道此事甚詳。桓寬乃就所聞於朱氏，衍爲鹽鐵論六十卷。洋洋數萬言，不僅爲子書中的鉅著，抑亦爲中國第一部經濟專籍，此書雖屬記錄性質，然亦不無增補之處。鹽鐵論自序有云：『略亦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俟諸後世聖人君子』此可以見著者的抱負，和該書的旨趣了。

(二) 鹽鐵論的由來性質及內容

鹽鐵專利，肇自管子。至漢代，鹽利之權，歸諸商人，史載猗頓、羅哀以鹽鐵起家，與王者埒富。（註一）
董仲舒也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民得專川澤之利，……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鹽鐵倍稅，小民貧困。漢興，循而未改。』（註二）可知專商之風，起於秦，沿及漢代，久已積重難返。高祖時，曾征重稅，然而徒增民累，不能節制鹽商的利益。

漢武帝即位，外勤遠略，內修法度，惟因戰禍頻仍，國庫耗竭，張湯用事，請籠天下鹽鐵，（註三）置鹽鐵官，由孔僅、咸陽總攬其事，於是專賣法復興。桑弘羊復以平準均輸方法，施諸鹽鐵，設官職益多。
馬端臨·文獻通考云：

『武帝元狩元年（按係西歷紀元前一二二年）置鹽鐵官，元封元年（紀元前一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丞數十人，分部置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

可知專賣之起因，一由於商人的牟利，二由於財政的不足。提議者為張湯、孔僅、咸陽司專賣，弘羊則司均輸平準。一方面在統制經濟事業，另一方面，更在籌措收入。

鹽鐵專賣以後，民生疾苦，並不因是而稍減，反致鹽價騰貴，民多淡食；稅收則多入鹽吏私囊，故漢書說：『天下賦輸或不足以償其僦費。』卒之冶鐵煮鹽的人，財累萬金，既不足濟國家財用的急需，而全國人民已經貧困。雖重獎卜式輸財，而人民輸財者到底很少。終武帝之世，民困未蘇。其主要原因，實由於當時鹽吏多屬鹽商，行私舞弊，行政腐敗，達於極點。

昭帝即位，與民休息。元狩六年（紀元前八〇年）詔賢良文學，詢以國家治亂及民生疾苦之由。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以爲非抑末而不與天下爭利，則無由興教化。與之爭辯者，爲御史大夫桑弘羊，他主張鹽鐵事業，爲安邊足用之需，乃國家的大本，萬不能廢。雙方辯論劇烈，參與的人很多，史載：

豪傑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廷，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庸者見其斷，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註四）

當時盛況，可以想見。鹽鐵論一書，即由桓寬將雙方辯難加以推衍，爲中國經濟思想史中極重要的著述之一。

全書凡六十篇，其篇名如下：(一)本議，(二)力耕，(三)通有，(四)錯幣，(五)禁耕，(六)復古，(七)非鞅，(八)晁錯，(九)刺權，(十)刺復，(十一)論儒，(十二)憂邊，(十三)園池，(十四)輕重，(十五)未通，(十六)地廣，(十七)貧富，(十八)毀學，(十九)褒賢，(二十)相刺，(二十一)殊路，(二十二)頌賢，(二十三)遵道，(二十四)論誹，(二十五)孝養，(二十六)刺議，(二十七)利議，(二十八)國病，(二十九)散不足，(三十)救匱，(三十一)鹽鐵箴石，(三十二)除狹，(三十三)疾貧，(三十四)後刑，(三十五)授時，(三十六)水旱，(三十七)崇禮，(三十八)備胡，(三十九)執務，(四十)能言，(四十一)鹽鐵取下，(四十二)擊之，(四十三)結和，(四十四)誅秦，(四十五)伐功，(四十六)西域，(四十七)世務，(四十八)和親，(四十九)繇役，(五十)險固，(五十一)論勇，(五十二)論功，(五十三)論鄒，(五十四)論苗，(五十五)刑德，(五十六)申韓，(五十七)周秦，(五十八)諸聖，(五十九)大論，(六十)雜論。

書中言論，以鹽鐵政策爲主，然涉及其他經濟問題的議論頗多，不遑研究國家專利一問題而已。

(二)鹽鐵論的版本

鹽鐵論一書，版本甚多，以明弘治十四年新塗涂楨所翻宋嘉泰本，最爲收藏家所珍重。現在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卽涂氏本，共十卷。（本書卽用該刻本爲底本）。嘉靖間雲間張之象注本，分十二卷，一稱倚蘭堂本，字句多經張氏竄易，故爲識者所不取。清盧文弨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本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處。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重刊涂本，附考證一卷，所言多爲盧氏所未及，頗有價值。光緒十七年，長沙王先謙以拾補考證，及其鄉人王啟源、胡元常之說，散入正文之下，以便觀覽，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校勘小識一卷，附於篇末，卽所謂思賢講舍本。

（四）鹽鐵論的價值及其重要

鹽鐵論的價值，及其在中國經濟文獻中的重要，可分下列六點申論之：

一、該書爲中國研究經濟事物的第一部專書。經濟思想在我國向不發達，數千年來，專著極少。古代著述，若道德經、孟子、墨子等書不必論，卽管子、商君書等，內中蘊藏的經濟學說較多，究竟不能稱爲專書。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農書甚多，但後來大多散佚。又所記各書篇數甚少，當係小冊子。

(Pamphlet) 之類，未足以言專著。司馬遷的貨殖傳、平準書，雖專論經濟，但係專篇而非專書，不能與鹽鐵論並稱。自鹽鐵論出，然後我國始有經濟專書。此類專書，在漢代固屬罕見，即在唐宋元明諸代亦屈指可數。茲書重要，蓋可想見。

二、鹽與鐵為維持國家生命的要素，國家應採取何種政策，頗難斷定；讀鹽鐵論，可知古代社會成爲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古時代以後的西洋各國，鹽鐵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法國伏班 (Vauban) 於十八世紀初，曾著書論及之。(註五) 那時關於鹽鐵的法令繁苛，故英人潑戴 (Polt) 亦以法皇的鹽專賣，近於暴君行爲，頗多諷刺之語。(註六) 法國大革命前，人民因違法入獄者，年有四、五千人之譜。推究革命原因，此實其一端。(註七) 一六〇一年間，英國下院亦有劇烈爭辯，討論鹽之應否專賣，卒以反對者衆，未曾實行。(註八) 可知往昔租稅未曾風行的時代，無論中外學者及政治家，對此問題，殆無不加以深切的注意。我們如願研究此項問題，固非細讀鹽鐵論一書不可。

三、鹽鐵論一書，其討論重心，在於鹽鐵國有制的興廢，故以之爲書名；實則兼及其他問題，初不

限於論鹽鐵專賣一事。該書性質，乃泛論一般經濟制度，雙方辯論的範圍甚廣，往往由鹽鐵問題而發揮其他經濟意見。其餘如復古、非秧、禁耕、刺秦、輕重、未通、鹽鐵箴石、鹽鐵取下等篇，亦皆注重鹽鐵問題。如本議篇，開宗明義即論鹽鐵。酒榷、均輸、力耕篇，討論農商二業之孰重，通有篇申論慾望問題，錯幣篇專談錢幣，皆各有其研究之主題。此外，討論節儉者，有貧富、論誹、孝養諸篇。發揮均富要義者，有國病、散不足等篇。其論及人材重要及當時胥吏溺職者，有刺權、褒賢、除狹、疾貪等篇。論救災者，則有授時、水旱等篇。討論最多者，厥爲王道與霸術之爭，如論儒、憂邊、地廣各篇均是。而自西域管至論鄒篇止，（繇役篇爲例外）無不以此爲辯論之中心。末數篇討論法律之功用，所謂放任主義與干涉政策之爭是也。雜論篇雖寥寥數百言，實爲桓寬對於雙方辯論記錄之斷案。總觀全書，其涉獵範圍之廣，他書罕有其匹。

四、可窺見儒家二家經濟思想的異同。鹽鐵論中專記御史大夫及賢良文學雙方的意見。御史大夫卽桑弘羊，所闡發者，均係法家經濟原理。賢良文學之言，則代表儒家經濟學說。此書包括二派經濟思想；儒家方面所舉理論，以關於孔孟者爲多，法家方面多以管商爲宗。頗能攝其精華，作一扼

要之記載，非支離破碎，或曲加附會者可比。中國數千年來經濟思想，本以儒法二家理論爲骨幹，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亦不能脫離此二派主張的窠臼。二派各有其主張及系統，欲集合臚列，加以比較，雖甚困難，實屬必要。我們如能將鹽鐵論原文，加以審慎的研究，則於儒法二家經濟思想的異同，不難知其梗概了。

五、鹽鐵論不僅記述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爭辯的要點，且敘述當時社會經濟情形。鹽鐵論一書所記，固多儒法二家的經濟學說，內中記載事實處，亦屬不少，讀之可知漢代社會經濟狀況一斑。其例極多，如本議篇云：「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此言當時財政困難的間接原因，實由於匈奴的侵擾，又如錯幣篇所述：「往昔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僞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厚薄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眞。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

則物積滯，而用人尤被其苦。』凡此皆敘述漢代錢幣的紛亂，其最大的弊端，一在錢幣的時時更易，二在盜鑄風尚的流行，原文類此者尚多，故專攻經濟史者，對於此書，殊有研究的必要。（註九）

六、可將鹽鐵論中的經濟學說，與西洋經濟思想相參證，作比較。中國過去的經濟學說，雖有特殊立場和系統，但與西洋先哲的主張亦有脗合處，倘能加以比較，則於真理之發現，不無裨益；學術本無國界，治西洋經濟思想史者，研究此書，可將雙方的學說參證比較，藉此發現中國經濟思想的優劣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所佔的地位。惟實行比較，一切宜求其真，不可削足就履，或牽強附會，致失學說的真面目。比較殊非易事，第一先須將兩方面的學說，加以精密的研究。且比較時，尚須注意學說的時代背景，是否相同，不可貿然從事。

（五）研究鹽鐵論的方法

鹽鐵論一書，既為我國重要的經濟著作，極有研究的價值，則研究方法，自不能不講求，今將研究該書所應注意的要點，臚列於後：

第一、我們應當認明鹽鐵論是一部經濟專著，故應當以研究經濟思想的立場研究的，不可將該書作為文學作品看待。鹽鐵論敘述詳明，文筆生動，其文學固有可取，然徒賞其文字的優美，而忽略其主張與思想，則遺貌取神，有負著作者的本意了。張之象說：「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又如都穆爲涂楨刻本作序，謂：「先淦涂君……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此皆善於研究鹽鐵論者，足資吾人取法。

第二、鹽鐵論中文字，雖分成若干篇，但各篇都有極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亦有脈絡及系統，每篇雖各有命題，自有一貫的主張，且儒法二家，各有中心思想，研究鹽鐵論者，在於能把握此項中心主張。以愚觀之，研究鹽鐵論比研究論語、管子、陸宣公集、周官新義等書易於着手，因在論語等書中，其經濟思想極爲散漫，詞句亦甚費解。要之，吾人研究名著，在於能分析其精義，融會貫通，加以思索，庶不致徒勞而無功。

第三、中國自古有關經濟之言論甚夥，我們在研究鹽鐵論之前，對於中國數千年來經濟思想，

應先知其梗概，樹立基礎，則研究鹽鐵論時，自覺趣味盎然，有觸類旁通之妙，此爲我們治學一定的步驟，不能僭越。讀某書能得其益之多寡，當視讀者從前對於該項智識曾下何種工夫，富於政治學智識者，必能知亞里士多德政治學（Aristotle: Politics）的價值；於哲學素無研究者，令其讀康德之純粹理性批判（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決無絲毫興趣，研究鹽鐵論之不能不先有準備，正是同一理由。

第四、鹽鐵論是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所必讀的書籍，因爲研究前人的學說，若祇恃他人已編就的概論一類書籍，從事研究，實嫌不足，必須細讀前人著作之原文，加以揣摩，則研究方見澈底。鹽鐵論除將其原文加以研究外，更當廣讀一切參考資料，此爲研究鹽鐵論原文以外之附帶工作，蓋不如是不能擴張一已的眼光，此類參考資料，雖分散不易收拾，然既能幫助我們對於鹽鐵論中學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自應儘量利用，如能於讀後作綱要錄劄記，則更能獲益不少，至於鹽鐵論的參考資料，請讀者參閱第十節便可明白了。

第五、我們研究鹽鐵論的目的，在於了解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精義，作爲改善中國經濟學說

的張本與參考，此外更應再讀西洋經濟名著數種，藉資觀摩而便比較。西洋經濟名著，浩如烟海，若專就研究鹽鐵論者而言，可研究下列各書：（一）希臘經濟思想，近於中國儒家學說，讀鹽鐵論後，研究希臘哲學家之著述，必感興趣，如柏拉圖之共和國（Plato: Republic）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Aristotle: Politics）等（二書以覺懷氏之版本 Jowett's Edition 為最有價值）（二）重農派（Physiocrats）之著述，頗注意於東方經濟情形，所論其中肯要，宜讀凱奈全集（Oeuvres des F. quesnay）（以安肯 Oncken 所編訂者為最著）該派透葛（Turgot）所著財富之造成與分配（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有愛休雷 Ashley之英譯本，林光澂之中譯本）一書，亦宜參考。（三）亞丹斯密斯之原富（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譯本有多種，嚴復所譯者，有註釋，常舉例以與中國經濟思想相印證，至西文本以凱能 Tammann 所編訂者為最佳。）

（六）鹽鐵論中的經濟思想

鹽鐵論一書是儒法二家經濟思想比較的研究，該書所述雙方面對於各種經濟問題的意見，欲詳加論列，非篇幅所許，茲將書中所標明兩派思想分歧之處，就其最重要者編一大綱如下，惟祇述其梗概，至其說明及例證，讀者可於原文及注釋中求之。

賢

良

文

學

御

史

大

夫

(一) 廢除鹽鐵酒權制 以爲此制破壞敦厚之樸，養貪鄙之風。且鹽鐵國有，於人民有種種不便，事近瑣碎，不免擾民，故不如行賦稅，但亦不宜繁重，免增人民負擔，此爲儒家中心思想，亦即前此周易『損上益下，損下益上』，後來司馬溫公『天下生財，祇有此數』之意。

(二) 保留鹽鐵酒權制 其理由謂匈奴犯邊，須籌軍費，此制所以增加收入，供作充實邊疆軍備之用。又專賣制足以排富商大賈，杜絕兼併之風。況山海爲人主所有，自應由國家經營，法家主重工業國有而不注重賦稅上之收入。

(二)國家經濟建設其目的在便民。國家一切經濟設施，不應以牟利爲目標，而當以便民爲急務，違背此項原則者，則爲措克聚斂。鹽鐵制與民爭利，與此原則相背，故當在廢除之列。

(三)政府對於人民之經濟活動當採放任政策。謂一切經濟活動，當由人民經營，不可由政府越俎代謀；政府功用在扶助民衆，藏富於民，使人民經濟事實，有自然的發展，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也。政府任務，惟在保護財產，實行井田制度。

(二)國家經濟建設其用意，在充盈國庫。鹽鐵及酒權制，爲解決財政困難之一種工具，有益於國而無損於民，鹽鐵爲用極廣，故爲利亦最多，其對於國用來源之意見，固與儒家觀察不同也。

(三)政府對於人民之經濟活動當取干涉政策。認政府職務爲積極的而非保守的，政府應擴充並實施其權限，藉法律之力量，以推行一切經濟政策，其有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者，則嚴懲之，蓄積籌策，爲強國之法，弛廢而歸之民，則爲失策。

(四)立國之根基在王道 爲國者當尚仁義，以德昭人，修道德，通關市，用感化方法對待敵國，當較用武力爲永久及有效，此卽所謂懷人政策，以爲王道興則戰事免，戰事免則軍費節，更無需鹽鐵酒榷制矣。

(五)重人治 施厚德於百姓，急於教，緩於刑，用賢士，則政治清明，一國經濟可興。仁政比侵略爲重，人治較法治爲要，治國在選才能賢人，亦卽前人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之意。

(六)重農業 所謂菽粟如水火，農爲天下大業，非重農無以富國，工商雖亦重要，

(四)立國之基礎在霸術 卽所謂功利主義，以爲富國強兵，爲立國之要務，安邊境，拒匈奴，當用武力，其主張之目的，卽在關土地，充府庫，內使兵強，外在地廣，是蓋主張以力服人，而不贊同以德服人者也。

(五)重法治 立法度，嚴刑罰，法設而姦禁，法疏而罪漏，重人治則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病。又虞夏之世，去今已遠，時勢不同，不能以敦樸之教，治抗弊之民，時至今日，無法雖賢人亦不能治。

(六)重商工 商業之功用，在通有無，工藝之功用，在備器用。商業更可以調劑各

但次於農業，因受其利者，爲數較少，且多趨於驕奢淫逸之途。

(七)國內商業較國外貿易爲重要，以爲商所以通鬱滯，昔時商不通無用之物，惟時至今日，世俗習於淫靡，他國以珍奇眩中國，然皆無用之物，徒增奢靡之風，且使本國財貨外流，益增貧困。

(八)崇尚儉樸尤以政府之節儉爲重要，節儉當由政府首先提倡，廉潔先自官吏做起，貪污之官在必除之列，鹽鐵制應即廢止，否則取於民者多，非治國之正軌，又征

地物品之供給，進一步言，更可藉此吸收外國之珍奇，故通商爲必要。

(七)國外貿易較國內貿易爲重要，此卽所謂輕重之法，國外貿易能以末易本，以虛易實，換言之，可使外國之物流入中國，利不外泄而國有饒民用給，蓋天地間財寶分配不均，調其多寡，則非振興國外貿易不可也。

(八)政府之用度不能限制因支出多爲必要的不能減少，認節用亦屬必要，然匈奴爲中國大患，邊境不能不安，雖興師動衆，支出浩繁，亦屬正當，節儉既不易實現，則

伐匈奴之軍費甚鉅，亟宜撙節。

(九)貨幣所以便民政府不應加以過分之干涉。人民對於貨幣之懷疑，由於不信任政府所致，雖將幣制屢行更易，亦屬無濟於事，且反予奸人以操縱之機會，貽害農民。

(十)廢除平準均輸制。鹽鐵酒權制固應廢除，而平準均輸政策，亦有改革之必要，二者雖能平衡物價，但視爲生財之源，則政府成爲賈人，與富商相率操縱於其間，人民反受其害，與原意相背。

惟有施行鹽鐵政策，捨此別無偌大財源以供用度。

(九)貨幣應歸國家壟斷統一幣制嚴禁私鑄。禁刀幣則民無姦詐，民無詐則各務其本分，不期於妄得，又盜鑄爲豪強兼併之原因，在上者宜掌握大權，以調劑其盈虛。

(十)擁護平準均輸制。平準均輸政策，使萬物不得騰踊，富商大賈，亦無由牟利，可以通委財，調緩急；況邊疆多事，國用浩繁，可藉是制作爲彌補，故由人民言之爲便利，於政府言之爲實邊，此制不能廢除。

(七) 鹽鐵論的影響

賢良文學和御史大夫的意見，極有出入，各有理由，已如上述，然此二派爭辯的結果，究竟何派占勝利？何派學說的影響較大？殊不可不注意，藉此亦可見雙方學說的優劣。

先從實際上的影響言之，鹽鐵論中賢良文學（儒家）一派，其短期的影響小，而長期的影響大；御史大夫（法家）一派，在短時期內雖似頗占優勢，自長時期的影響言之，實為失敗。當時爭辯的結果，由公卿大夫奏罷羣國酒沽，昭帝乃罷權沽，然鹽鐵專賣制，則一仍其舊，元帝時，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東漢之初，始廢專賣制，至是武帝政策方告一段落，可見賢良文學固未能盡達其目的。但自長時期言之，賢良文學的理論，實戰勝御史大夫的學說，漢後理財政策多宗儒家，往往成功，御史大夫一派的學說，偶見施行，便遭失敗，前者之例，如唐之劉晏，後者之例，如宋之王安石。胡鈞言：『東周以降，儒法間出，以儒理財者，常八九，以法救國者，不過一二。』（註十）亦可見中國歷代經濟政策趨向的一斑了。

再從鹽鐵論一書的體例及論辯狀態言之，書中記載賢良文學及御史大夫互相詰難之言，以文學方面的論調居多，且多以文學方面所舉者爲結束，可知當時辯論，實亦以此一方面爲佔優勝。即鹽鐵論內所記辯論之結局亦如此：「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且罷郡國權酷及關內鐵官，奏可。』」（註十二）

（八）各家對於鹽鐵論及其學說的批評

自來學者對於鹽鐵論一書的性質，加以具體討論者甚少，惟侯官嚴幾道氏，對於該書甚爲推崇，嚴氏爲清季致力於經濟學之一人，認鹽鐵論一書的價值，足與大學、周禮、貨殖列傳、通典等著作等量齊觀，其言曰：

「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之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註十二）

斯氏(Adam Smith)爲經濟學的鼻祖，嚴氏之意，以爲在斯氏之前，中國古籍中，已有不少有價值的經濟思想，其貢獻極大，不容埋沒，而鹽鐵論即屬其中之一，以言精密詳盡，桓寬自不逮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特以時代而言，則先後懸殊，國人向不注意於經濟思想的研究，以致進步遲緩，誠可痛惜。

學者對於鹽鐵論中的二派學說，加以評論者，爲數較多，如該書著者桓寬，頗同情於賢良文學之主張。(註十三)其後各家批評，其論調大都類是，如清代郭起元評論昔時名臣理財方法，分爲三種：一爲上下交得其益者爲劉晏，二爲上下交損者爲王安石，三爲損下益上者爲桑弘羊。郭氏謂「聿稽漢武之世，用兵財乏，桑弘羊乃創爲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註十四)對於御史大夫的政策，加以貶詞，顯而易見。戶部鹽法志爲清代關於鹽政的鉅著，論鹽鐵之議，謂：「昭帝始元六年，賢良文學有罷權之對，惜沮於桑弘羊，宣帝中詔減天下鹽價，元帝時復罷鹽鐵官，則猶足多也。」(註十五)對於御史大夫的政策，亦表示不滿。金安清氏熟於掌故，對於鹽政漕運等問題，極有研究，亦謂：「聖經生財有大道，所謂道者，即理財之謂也，故繼之以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自

周孔而後，得其微意，劉晏一人，視桑孔但知損下益上，不可以道里計矣。』(註十六)凡此種種評論，皆足以表明吾國儒家經濟思想影響的深遠了。

(九) 鹽鐵論與西洋經濟名著的比較

鹽鐵論一書，全係問答體，(Dialogue)其體裁頗似柏拉圖的共和國，(Plato's Republic) 特其經濟資料的豐富，則爲柏氏之書所不及，在西洋各國，關於經濟著述之採用對話體裁者，尙有菲滋尼格所著的薩客洛對話集，(R. Fitz-Nigel: Dialogus de Saecario) (註十七)及達崑塞的三法學家對話集，(Thomas De Quincey: Dialogues of Three Templars) (註十八)然見解平常，無長足錄。希臘時代，殘尼芬 (Xenophon) 著有雅典之收入 (The Revenue of Athens) (註十九)主張國家經營航業，藉此增加雅典的稅收，其論據多有與鹽鐵論相似之處。此外在七八世紀中，歐洲所出經濟名著數種，其學說亦有與鹽鐵論中的主張相脗合者，如孟 (Mun) 及斯替 (Justi) 及樸斯脫華得 (Postlethwayt) 等的著作，(註二十)皆其例證，一七七六年以後的經濟著述，雖有

多種，其價值尙不及鹽鐵論之高，以英國論，如羅斯金（Ruskin）（註二十一）達崑散（Dequincey）的經濟學說，殊不足取，再如麥賽（Marcel）麥得諾（Martineau）等的著作（註二十二）亦極幼稚，不能因其負有時譽，謬爲許可。此類著述的貢獻甚微，以學術的眼光觀之，其價值都不及鹽鐵論。

（十）關於鹽鐵論的參考資料

上文第五節，論研究鹽鐵論的方法，第四要點中曾述及參考資料的重要。按鹽鐵論一書，前人注意者不多，邇來研究本國經濟思想史者日衆，鹽鐵論遂受學術界的重視，下列文字數篇，皆極精審，研究鹽鐵論者，不可不讀：（一）楊樹達讀鹽鐵論札記，載國文學會叢刊第十卷第二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二）歐宗佑鹽鐵論之由來及性質，載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第十卷第七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三）張純明鹽鐵論之背景及其內容之分析，載經濟統計季刊，第十卷第十期，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出版。（四）徐達海漢代廢除鹽專賣制之論辯，載財政經濟叢刊，第十卷第六期，浙江財務人員養成所出版。

(註一)史記貨殖列傳。

(註二)班固漢書食貨志。

(註三)籠者，即收歸國有之意，師古釋「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

(註四)漢書公孫劉田王蔡陳傳贊。

(註五)什一稅之計劃六一頁——六三頁。一七〇八年出版。(Project to Royal Tithe, Page 61-63, 1708)

(註六)見休爾編瀛寰全集七十四頁。(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Hull, Page 74)

(註七)見楊之法國旅行記第一卷五九八頁。(Arthur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Vol I, Page 598)

(註八)見道威爾英國租稅史第一卷二〇五——二〇七頁。(Stephen Dowell: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 Vol I, Page 205-207)

(註九)漢時財政情形，鹽鐵論亦有論述，其能具體指出當時幣制之癥結者，當推賈誼言論為最精到。

(註十)中國財政史三三三頁。

(註十一)鹽鐵取下篇。

導言

節本鹽鐵論

114

(註十二) 原富譯事例言。

(註十三) 雜論篇。

(註十四) 劉晏理財論介石堂集。

(註十五) 歷代續政治沿革篇。

(註十六) 生財不如理財論六幸翁文稿。

(註十七) 一一七六年出版。

(註十八) 一八二四年發表。

(註十九) 此書輯入奔祿編之古代經濟思想 (A. E. Monro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註二十) 孟賈易論 (Mun: Discourse of Trade) 及斯普國家經濟學 (Justi: Staatswirtschaft) 橫斯脫維

大不列顛之真實制度 (Postlethwayt: Great Britain's True System)

(註二十一) 著有至於最後 (unto this last) 一章。

(註二十二) 麥賽 (Marcel) 之著作為政治經濟學講話 (Conversa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 麥得諾

(Marineau) 之著作為經濟學之說明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目次

一

本議第一

..... 一

力耕第二

..... 八

通有第三

..... 一二

錯幣第四

..... 一六

禁耕第五

..... 二〇

復古第六

..... 二三

卷二

非鞅第七

..... 二七

論儒第十一

..... 三二

目次

憂邊第十二……………三五

卷三

園池第十三……………三七

輕重第十四……………四一

未通第十五……………四四

卷四

地廣第十六……………四九

貧富第十七……………五三

卷五

相刺第二十……………五七

國病第二十八……………六一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六五
救置第三十	七二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七四
疾貪第三十三	七五
後刑第三十四	七七
授時第三十五	七八
水旱第三十六	八一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八九
備胡第三十八	八七
執務第三十九	九〇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九二

擊之第四十二……………九四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九七

誅秦第四十四……………一〇〇

伐功第四十五……………一〇二

西域第四十六……………一〇四

世務第四十七……………一〇六

和親第四十八……………一〇八

卷九

險固第五十……………一一一

論功第五十二……………一一四

論苗第五十四……………一一七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一一一
申韓第五十六	一一五
周秦第五十七	一二八
大論第五十九	一三二
雜論第六十	一三七

節本鹽鐵論

卷一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修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此言政府之一切經濟設施其目標首在便民而不在牟利實爲儒家經濟思想之基本觀念。

近代歐美各國政府所設立之公衆事業，亦每以便民爲急務，其目的固不在增加政府之收入也。如鐵道郵政等機關，皆其例證。（政府壟斷 Government Monopoly 如法蘭西之鹽政以及戰時一切設施俱爲例外）此爲公衆企業（Public Enterprise）與私人企業（Private Enterprise）不同之處。近世英國財政學泰斗拔斯脫培爾（C. F. Bastable）氏於其財政學（Public Finance）一書中，論此點甚詳。其言曰：

私人經濟與公共經濟，不但在其動作範圍之限制上，有所區別，其工作之目標，亦迥不相同，私人經濟活動，其目的在獲得贏利（Profit）實言之，在求有剩餘（Surplus）故個人或一公司在年終結核賬日時，倘其收入僅足與支出相抵，不能謂之發達……須求其剩餘之多，則其結果方爲成功，若政府理財，竟有極大之贏餘，則反係一惡現象，等於個人賬目之有虧空也。（註一）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武帝）哀邊人之久患，苦饑寒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均

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按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語，可作二種解釋：（一）此處之多寡字樣，係指人民付稅後，政府所獲收入之多少而言：言其收入之多寡，非為最重要之問題，所宜注意者，在國民納稅之擔負，是否均平，如有不平等現象，實為大害（亞丹斯密斯（Adam Smith）亦列均平（Equality）於四大稅則之首）。（二）吾人又可從產業一方面以解釋此語，謂人民擁有之財產，不患其少，若社會貧富階級懸殊過甚，斯為大患。依第一種解釋，則孔子所言為財政問題，依第二種法釋之，則屬分配問題，儒家之經濟思想，頗着重一均字，準之下句「不患貧而患不安」語義，可知以第二種解釋為妥，蓋一國貧富現象愈懸殊，則社會愈不穩固，將有不安定之狀態發生也。

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

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

近世經濟學家，承認製造界對於經濟組織上之重要，在能供給資本，資本爲生產程序中所不可缺之一種工具（Instrument）吾人可藉此項工具之力量，再行生產他物。管子所謂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其原因乃由於缺乏農業資本，致廣沃之土地，無由開闢也。商人亦屬生產階級，以某處多餘無用之物，轉移至需求該物之地，化無用爲有用，其能創造效用（utility）與農夫等；管子所謂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因缺乏商人以運送該項貨物，於消費者固感不便，而貨物本身乃亦絕無地點效用可言（Place utility）至於工人，其本分在改變原料爲能消費之物品（Consumable Goods）以不能直接消費之天然物品，經一度製造，使人類可以直接使用之，故國中如缺乏工人，無論天然物產如何富饒，人民財用必

仍然不足，以其不能直接消費此項物產也。工商之重要既如此，則傳載「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說之悖謬，自無待論。法家承認農工商三者爲並重，以爲國中無商買工人，則農夫亦將陷於貧困之境，鹽鐵論中御史大夫又云：「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甚能洞見工商業之眞性質，實不磨之要論也。

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柁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繻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卽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按以上專論平準與均輸）。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買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之，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甯止」也。

大夫曰，聖賢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

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銜尾入塞，驪騾馬，盡爲我畜，鼯鼯狐貉，采旃文蔚，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此項經濟理論，試細爲解剖之，實卽十七世紀英國盛行之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重商派經濟家以爲一國之財富以金銀爲主，其來源出自對外貿易，故執政者之要務，在增加本國之出品貨額。彼等又多深信一國貿易上所得必爲他國之所損失者，鹽鐵論中所謂以未易本，以虛易實，卽「以少許貨物易多量貨物」之謂。「利不外泄」實爲一般重商派所希望之目的，所不同者，重商派希冀金銀之向內流，而御史大夫所言乃指貨物，此種計劃如實行後，允其所極，必有禁止貨幣出口，嚴禁貨物入口等等限制發生也。又重商派之經濟思想，全以國家觀念爲基礎，而管子之言，亦專自齊國方面立論，是又一相同之點也。

十七世紀德國學術界中，有所謂計臣學派者（*Kameralist*）一稱（德國重商派）其學說在該國甚風行，領袖爲漢尼（*P. W. Von Hornik*）氏著有奧國祇須自願即能富強（*See-terreich über Alles, Wenn es nur will*）一書，於促進奧國富強之各項必要條件，多所論列，其第八條云：『政府對於國內所有之各項工業，當講求如何將剩餘之完工物件，輸運出口，以與他國之金銀相易，更當循此目標，以推廣其貿易，至於地球之盡端爲止。』（註二）亦與我國法家之主張，完全無二致也。

法家儒家，其經濟思想皆帶有重農之色彩，在此點上雙方意見一致。惟法家者流，更主張利用國外貿易以實行其侵略他國之政策，此則爲儒家所無也。

詩曰：『百室盈止，婦子甯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闕闕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麗貂旃麗，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

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無倚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此言地點之重要，近世商業學，於商店之營業地點問題，極加注意，至於土地，其近市與否，尤有研究之價值。英儒李嘉圖 (David Ricardo) 以爲地租之所以能產生，不僅由於人口之增加，與土壤優劣之區別，其地位便利與否，亦大有左右地租之能力也。

文學曰，荊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鯨窟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筰，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

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按尚書洪範，列食貨二者於八政之首，實寓深意。我國往昔學者，於食貨二政，最爲注重，於食求其多，於貨求其通，商業之惟一效用，即在通有無，商人之職務，在使貨物之流通，漢書謂：「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釋意曰：「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是商業之功效，係使甲地之財貨，通至乙地，乙地所缺乏者，亦可取諸甲地，所謂通有無也。近世經濟學家，亦皆謂商人係生產者及消費者二階級之居間人物（Middelman），商業發展後，則生產者所有之貨物，能藉此得以廣爲推銷，其在消費者一方面，欲覓得合宜之用品，亦較前爲易。此處御史大夫之所謂多寡不調及財不散者，蓋謂貨物停滯於生產者之手中，故人民之

財用乏，可知貨物流通 (Circulation of goods) 之重要，我國先儒固未嘗忽略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飶，鑄金爲鉏，埴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實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尙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叩筭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死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器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貸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埴埴，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

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袞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糶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此爲我國歷史上沿用之一種濟經政策，亦爲我國經濟思想之一大特點。上文所言，蓋謂人君當調劑國民之貧富階級，毋使社會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昔執政者皆視此爲經濟政策中之最要者。就事實而論，儒家所稱頌之井田制度，其目的在屏除富豪兼併之情形，使人民之貧富情狀，不致懸殊過甚，井田制之利益，雖不止此一端，然確以此點爲最要。（註三）其後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用意在打破土地之界限，使貧富二階級之納稅擔負，得以均平，仍係均富之一種設施，即桑弘羊施行之均輸，其目標除增加收入外，亦在均富也。

就理論而言，儒法二家於均富之重要，亦皆無異議。孔子云：『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安無傾。』其後董仲舒釋之云：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註四）

此點在鹽鐵論本議篇中，曾述及之，儒家之論調既如此，再觀法家所云：『用貧與富何如而可？』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註五）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註六）

可知均富之主張，至爲普遍，持此說與西儒所言者相比擬，則與希臘大哲柏拉圖（Plato）之言適相脗合，經濟思想史家屈拉佛（A. A. Trevor）氏嘗批評柏氏對於政府處理民產之方法曰：

「柏氏對於人民產業權，限制如此之嚴厲，其目的則專在使人民過富或過貧之一種情形，不致發生；須設法減少不平等現象，至於最低限度，俾人民能和諧合作。」（註七）我國及外邦之治哲學者，每以柏拉圖與孔子並稱，今專就經濟思想而言，二人談論相同之處，亦甚多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當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合，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簡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尙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脯，胸脯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脯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

此卽近世保護自然界出產物(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之說也。自然界之利有限，而人類之慾望無窮，故國家之利源，當由政府以保藏之，設專官以關之，設由人民經營，則政府不妨示以限制，藉免耗費也。

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生死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鑿，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餽，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按以上論地

力不同，用器亦各異，故鹽鐵制失效。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衆，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按此係指鹽鐵制未立情形。）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

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倦之民，此用糜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於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利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鸞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醜，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吳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肩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醜，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

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卷二十一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

長兵攻取，楚人擾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墜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擢，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稗誕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春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

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之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

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但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

而般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褻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潛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馴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

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卽以疆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卽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譬者皆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疆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册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仲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

容也。

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權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

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卷三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

我國儒家之經濟思想，有二大特點：其一爲節用，孔孟荀諸人，皆以爲政府如能求支出之減少，即無異於收入之增加，奢靡有一大弊，蓋政府支出浩繁，則其結果必致入不敷出，不能不增加人民之擔負，以爲彌補，有悖於『取諸民有制』之原理。周易中有『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及『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等語，亦皆在闡明斯理。孔孟而外，如老子墨子晏子等，殆無一不有類似之論調，法家經濟思想與儒家學說，雖多背道而馳，而論及節用一點，亦多一致，細觀管子一書可知，即歷代君臣亦無不以奢侈爲大戒，如堯舜之士階茅茨，大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漢景帝官輸物不過十筭，隋文用享，不過一肉，其例至多，不勝枚舉。此在西洋各國之思想界中，亦有同樣主張，如十八世紀法蘭西之重農經濟學派（Physiocrats）除主張政府之活動應與限制外，更謂政府有極力節儉之必要，即其例也。（註八）

第二點曰民足，儒家以爲政府財庫之充足與否，視國民之貧富爲準，政府收入之多寡，當與民食之足否，成一正比例，民富則政府亦富，故理財以富民爲先。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法國重農派經濟家所謂：『農民貧則政府貧，政府貧則國君

貧』(Poor Peasants, Poor Kingdom; Poor Kingdom, Poor King)可互資印證。即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亦嘗謂政府收入之增加，須先增加人民之所得，斯氏在原富 (Wealth of Nations) 論殖民地一章中，痛論十八世紀英政府設立公司壟斷印度商利之失，其言曰：

世間無論何國，其國君所得之收入，皆取諸人民，則人民之收入愈大，其土地與人工逐年之出產品愈增，則其能捐助於國君者愈多，故人民之出產品，務求其多……爲國君者，當先爲本國人民之出產品，闢一廣大之市場，使貿易有完全之自由……國君用此方法，則出產品之數量及其價值，皆能由此增加，其己身所應享有之一部份，即其本人之收入，亦即加增。(註九)

因民富爲君富之張本，故儒家主張薄斂，惟節用始能達薄斂之目的，鹽鐵論中，文學賢良譏秦失政，卽在此點，在園池篇中有未盡之義，皆在未通篇敘述也。

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權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

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郵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籟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泉，田野闕，麻泉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墮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爲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漏瀾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媵，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

農事，爰刺稽滯，開利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瞻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贖，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墮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輜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卻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駉馱駉，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

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按以上論薄斂之必要）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

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

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哭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哀，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卷四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與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

按人口分配之不均，亦屬國中經濟建設之大患，目下我國之人口，有集中江浙二省之趨勢，新疆西藏蒙古等處所謂邊境者，人口稀少，竟至百業俱廢。鹽鐵論此段所云，切中現今我國之時弊，卽篇中下文儒家所言，「邊境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亦切合目前情形。爲今之

計，須將國中人口重行分配，使一部分人民至邊境，開墾土地，振興實業，振作內部，兼可抵禦外力之侵入，實爲刻不容緩之事。

何求而不默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刳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秀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

防，故去砂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可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蹇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讒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按此章專論邊境之重要。）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人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閒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鐘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縲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

故原憲之縵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卷五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廬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文學曰，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尙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

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極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視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聵，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委實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

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脩，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嘗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普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尙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

按西方人士之眼光，每較國人爲遠，其論事物之利害，恆側重於目前與將來，我國往昔學者，

批評一切經濟制度，每囿於過去情形，僅知謳歌堯舜稱頌禹湯，不知目前及將來所需要者爲何，此爲國人通病，蓋中老子學說之流毒也。老子之理想社會，爲一『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國家，僅知復古，不知現存制度與未來狀況之可貴，我國經濟思想進步之遲緩，未始不由於此。若舉事實言之，如井田制度，往昔固曾盛行一時者，自有其本身之價值，其後人口增加，經界紛亂，遂致流弊叢生，商鞅乃毅然將此制廢除，蓋應時勢之需求，有不得不然者也；而漢以後之儒者，不察井田制度所以當廢之理由，倡論立說，務以恢復舊制爲號召，其中以胡翰方孝儒黃宗義氏爲最，註十一一若古代曾經施行之制度具有萬能性質者。此種眼光，自屬不妥，法家評之曰，『堅任古術而非今，』洵不誣也。

且去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藏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

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謾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

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溲溱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卽少廉，民卽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爲輔，雖卽異世，亦旣閱天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驚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卽負羸，

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膏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葦，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鬮，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乘未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妾要斂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執跨臬裝，生不養，死厚送，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恥，乏卽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卽生前不足疾矣。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變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閱世也，大夫默然。

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

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獵罔，掩捕鷹鷂，耽
酒沈猶，鋪百川，鮮羔豕，濊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鶉，冬萎溫韭，浚苾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
茅茨，陶椳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
棧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楹楯，聖壁憂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
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
戲鬪虎，唐錡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
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輻輳，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
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
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紵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
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
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輪不衣，長轂數幅，蒲薦並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輪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鏤塗采，

珥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罽毳形，樸羝皮傅。今富者隄鼯狐白鳧裘，中者鬪衣金縷，燕鷗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鞮鞮成，鐵鏹不飾，今富者纁耳銀鑷，黃金琅勒，鬪繡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杯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卽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疊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麇卵鶉鷄，橙拘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腹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付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腹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于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

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媿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飭，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頷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構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構，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繡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錦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蕝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蘭蘧，繭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獐皮代旃，闕坐平莞，不粥紕，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膾馬腹，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蝸馬駱日，塞捕庸脯，願羔豆賜，鸞臚膾羹，自鮑甘瓠，熟梁和炙。古者土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儺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足以收形骸，

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檀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囊。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醜醜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麗。古者隣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裝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婦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

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嘗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尙章而已，及其後則棊下不借，鞞鞮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閒作，蒯直秦堅，婢妾韋杏絲履，走者芟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禳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貨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

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卽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按此章所述俱屬儒家之節儉言論）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瞽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墮壞其緒，紕亂其

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尙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選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渙，無以更責雪恥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鬪，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囊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躄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贖，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宮庭攝追，小計權吏，行使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姓，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冢之有鋤子，器皿不居，況鋤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安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治，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慊，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

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古代學者，每喜以教育問題與經濟問題並列。孔子先富後教之說，既已膾炙人口，即孟子之哲學，亦不外富與教二字而已。故一則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二則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荀子亦云：「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經濟與教育二者每每相連，是儒家經濟思想之又一特點也。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澇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樹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

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按天時之不正，農業饑穰，西洋經濟學家常引據之以解釋經濟循環 (Economic Cycles) 一種現象。英國數理經濟家及達斯 (W. S. Jevons) 嘗謂一國商業之茂盛，每與農業收穫之豐盛，同時發生，此說名爲太陽黑點理論 (Sunspot Theory)，時間則以十年爲期云。(註十)

(一) 較及達斯時代略晚之卻潑曼 (S. J. Chapman) 氏(註十二)則又謂經濟循環占時多至十二載，少則每在七年中亦能有一來復。愚不敢謂二千年前之中國學者，已能了解經濟循環之至理，但足以證明農業之盈虧，爲具有來復性的，此點古人未嘗不知之，惜於農業之饑穰與商業有何關係一層，未曾述及耳。又鹽鐵論所云，可與司馬遷貨殖列傳中記計然之言相比較，所謂：『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

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尤較爲精密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在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

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純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按以上論鹽鐵制出品不良。）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何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幣易貨，或時賈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蹇，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鑛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糲啖食。（按以上論鹽鐵制購置不便。）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器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按以上論鹽鐵制之繁瑣。）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

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尙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贊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贊，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韃，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咒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騾，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

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

此言人選對於理財之重要也。我國往昔之論財政者，極以人材爲重，其說甚早，周易家人卦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亦指此而言。

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墜，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尙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脩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拮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

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冉駹，舊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甯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

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並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勸衆則齊，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

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等祀，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所行，則非之，卜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尙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卜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日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

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饑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威者之愁也。被紬躡章，搏梁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舡，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筮楚之痛者也。坐旂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沽，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舡，以警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爲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缶，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

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遼敵，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卽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嘗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贖，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咸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贖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尙有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尙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因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筆以答八極，驂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筆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怒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驪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強暴，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逐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並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齋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蓄火暴怒而無繼，其亡立而可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

大夫曰，中國興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唇

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懼，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躑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彼寇藹，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而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忘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尙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

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揆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斂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能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期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臬，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輿轍之路，公卿宜

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未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武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眞玉，大烏，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舉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樵申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千，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尙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預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小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聽舉電至，而欲以

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蹠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蹠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實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厲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鋤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

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黜之會，書公，給夷狄也。句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許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廷，鳳皇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羣牛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狷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左殺函，右隴陝，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陁，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

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嶠，嶽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顯，史有句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

法家之經濟理論，以天時地利民力爲並重。管子八觀篇曰：『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小問篇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七法篇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舉凡天時地利之重要，與國家貧富之關係，利用民力之方法等等，書中俱一一詳述之。而儒家則深信『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之說，故其結果法家與魚鹽之利以富齊，儒家則於開發利源一點，不甚注重。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陘嶠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

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特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拓，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媿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廡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惑，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禕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買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

勦爾也。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尙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洫，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

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強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尙爲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矢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宰，鄙夫樂咋暗而怪詔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敖以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況。」詩云：「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敘，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

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緇萋，以順天令。文學同四時，合陰陽，尙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驚，猛獸不擾，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罪，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誡，蹠躡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殺，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

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窅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楫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

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陷陷，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區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苗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穡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

閔悼其舊，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

文學曰：河決若壘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閒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桀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溇，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強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木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

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爲良，豎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捨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黃育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爲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爲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斂之法，超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

我國周秦思想家中，儒家道家主張放任主義（Laissez-faire），法家則主張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儒家以爲政府對於人民之工商業，宜任其自然發展，道家所主張爲極端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老子篤信無爲而治之說，故有「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等語，此項個人主義，擴充之，卽爲極端的放任政策也。法國當十八世紀之上葉，重農主義（Physiocracy）盛極一時，經濟家如凱納（F. Quesnay）透葛（A. R. J. Turgot）諸氏，皆深信自然法，提倡個人主義，謂國民之經濟活動，自能遵循自然律而行，不宜受外界之干涉，此說開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斯（Adam Smith）放任主義之先河，實爲十八世紀西洋經濟思想史中之根本問題。我國儒家釋「惠而不費」四字之意義，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字包括井田薄斂等經濟政策，其意蓋謂政府費小費，導民固有之福利，收莫大之效果也。其反對干涉政策，實屬顯而易見，法家態度，適與相反，若管子主張鹽筴國有，商君興

農以重實利，皆傾向於干涉政策，一方面持論甚激烈，如云：『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務在弱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皆其例也。總之，我國儒家與法重農派，殆皆認政府之經濟職務，宜受相當之限制，而法家論調，乃近乎現代之社會主義，假定個人之利益，趨向不一致，故私人之經濟活動，須由政府加以限制，此二種學說，內容乃大相逕庭也。

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知而不移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

管子商子，皆重法治，且以爲法制之內容，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易，故管子正世篇有云：「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始終者也，其治人也，期於利民而立，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商子且分古史爲上世中世下世三時期，豈言篇云：「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制，度俗而爲之法，」緣每一時代，有其本時代之社會情形，故適用於昔日之法律，未必合用於今日，而目前盛行之經濟制度，將來或將失其效用，商鞅之毅然廢除井田制度，爲我國經濟史上之一大關鍵，亦根據於此種精神，鹽鐵論此段所云即在闡

發此理也。

在十九世紀上葉，德國法理學鉅子薩維格納（F. K. Von Savigny）氏，嘗著書立說，敘述法律進化之原理，謂法律係社會組織之出產品，社會組織既不能永無變化，則法律之成效自無恆久不變之理，故制定法律，當視該時期之社會情形，酌量定奪。此說影響於德國經濟學者甚深，其後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倡論謂經濟原理乃為環境時間地點三者所支配，歷史的研究為經濟家必要之工作，蓋過去事實，能指示我在何種情形之下適用何種原理也。該派領袖休穆勒（G. Schmoller）為四十年來德國經濟學界之泰斗，歐戰時病歿，曾將國家之經濟發展，劃分為：（一）鄉村經濟，（二）城市經濟，（三）領土經濟，（四）國家經濟等多種，（註十三）同派中之步休（K. Bücher）則分經濟進化為三時期：即（一）獨立的家庭經濟時期，（二）城市經濟時期，（三）國家經濟時期，以為在此不同的時期中，各有其應用之原理在，（註十四）其說傳誦一時，實則襲自薩維格納之陳說，並非創見，在中國流行尤早也。按管子商子等書，縱為偽書，即假定為周末作品，亦較薩氏之說，早出千餘年，

鹽鐵論中所云，重述法家之言，與歷史學派理論皆重相對觀念(Relativism)，而否認絕對觀念(Absolutism)，頗具至理，惜漢後腐儒不能將此類精審之學說，發揮而光大之，治國精義，埋沒不彰，惜哉！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臧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筆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殷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

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局鵠攻於淺理，絕邪氣，故癘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惑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慙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

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闕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聞闈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德，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棘，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激，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

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註一)原書第四十六頁。

(註二)見莽祿所編之古代經濟思想史第一百二十六頁(A. E. Monro: Early Economic Thought, Page 228)。

(註三)參閱公羊傳，宣十五年何注。

(註四)春秋繁露調均篇。

(註五)管子侈靡篇。

(註六)管子去強篇。

(註七)見氏所著之希臘經濟思想史第六十頁(History of Greek Economic Thought, Page 60)。

(註八)見勃洛克(C. J. Bullock)所著之財政學研究一文，載在氏所編之財政學讀本中第七頁(Selected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 Page 7)。

(註九)譯自原書第四卷第七章第三節(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ap. VII, Part 3)。

(註十)明實待訪錄田制篇。

(註十一)見邁拉斯所著之英國經濟學史第一頁七十一頁 (L. L. Pri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 Page 71)

(註十二)其重要著作爲經濟學綱要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書。

(註十三)見所著之重商主義與其歷史上之重要第三頁 (Mercantilis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Page

3)

(註十四)見所著之工業進化論第八十九頁 (Industrial Evolution, Page 89)。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卷一
本议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错币第四
禁耕第五
复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论儒第十一
忧边第十二
园池第十三
卷三
轻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广第十六
贫富第十七
卷五
相刺第二十
国病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盐铁箴石第三十一
疾贫第三十三

后刑第三十四

授时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礼第三十七

备胡第三十八

执务第三十九

盐铁取下第四十一

击之第四十二

卷八

结和第四十三

诛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务第四十七

和亲第四十八

卷九

险固第五十

论功第五十二

论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韩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大论第五十九

杂论第六十